



(上接 A 09 版)

### 无酒不欢的明时春节

春联正式改用红纸书写开始于明太祖朱元璋。明朝年糕已经是新年的时令佳品,早上起来盥洗完毕后,就要吃黍糕,曰“年年糕”,谐音“年年高”。明朝食品还有不少,如百事大吉盒儿,里面装的是柿饼、荔枝、圆眼、栗子、熟枣等,还有驴头肉,用小盒包装,称为“嚼鬼”。

置办年货是年事的重头戏之一,吃的、穿的、用的,祭祀的、送礼的、娱乐的、装点居室的,得往返市场多趟才能备齐。明朝时市场已经相当繁荣,从《南都繁会图》那大街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店铺招幌,便可见一斑。

明时金陵城里已经有了专门的“年市”：“西自水西门,南自聚宝门,迤迳数里,集中于大功坊”。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商品：“皮货之属,自山西来;纸画、红枣、柿饼之属,自山东来;皆假肆于黑廊,大功坊一带。碧桃、红梅,唐花之属,集于花市街。橘、柚、梨、棗、鲜果之属,集于水西门。鸡、猪、鱼、鸭、腌腊之属,集于聚宝门。”人们“携钱入市,各得所欲而归”,连乡村之人也“结伴而来,捆载以去,肩相摩也”呢。

过年前的大扫除,各家都会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,还要用花草装点一番：“岁朝清供,多插天竺、腊梅于瓶,取天腊之义也。”或再配以松柏、一点红等,寓意“节节高”。

以《五杂俎》等史料的形容,明代中后期的节日饮宴风气,更是奢靡到加速度。但凡是有钱人家的节日宴会,经常就成了全球动物大展览,像熊掌猩唇等奇特食材,春节期间常吃得司空见惯。就算是中等人家的宴席花费,一顿饭通常也会有几十两。所谓“一会之费,常耗数月之食”。

而要论最奢靡的,却还是明代春节时的饮酒风。与前朝不同的是,明代有钱人家酿酒成风,当时有名望的家庭,春节摆宴请客时都要摆上自家酿的美酒,每一坛都是价值不菲。同样是《五杂俎》里估算:单淮安一府,每年酿酒就要消耗掉一百万石麦与一千万石米,而这其中一半以上都消耗在春节期间。可想而知,明朝人的春节,喝酒喝到有多欢?

### 堪比双十一的年货市场

每年一入腊月,街头巷尾年货堆积如山。大街小巷,到处都有卖年画、剪纸的小贩。《清嘉录》专门记载了苏州腊月的街市：“年夜以来,市肆置南北杂货,备居民岁晚人事之需,俗称六十日头店。熟食铺、豚蹄鸡鸭,较常货买有加,纸马香烛铺预印路头财马、纸糊元宝缎匹、多浇巨蜡、束名香。街坊吟卖簪钿草、挂锭灶牌灶帘,以及箪瓢箕帚竹筐、磁器缶器、鲜鱼果蔬诸品不绝。锻磨磨刀杀鸡诸色之人,亦应时而出,喧于城市。酒肆药铺,各以酒糟、苍术、辟瘟丹之属,馈于主顾家,总谓之年市。”

除常规的食物等,一些书香大户还会买些高雅的东西,在清朝沈太侏的《春明采风志》中就记载：“琉璃、铁丝、油彩、转沙、碰丝、走马、风筝、鞭毛、口琴、纸牌、拈圆棋、升官图、江米人、太平鼓、响葫芦、琉璃喇叭,率皆童玩之物也,买办一切,谓之忙年。”

像这样热热闹闹办年货的场景,在文献中还有很多记载。例如清朝《京都风俗志》：“十五日以后,市中卖年货者,星罗棋布,如桌几笔墨。人从作书,则卖春联者。五色新鲜,千张炫目,则卖画幅者。以及芦棚鳞次,摊架相依,则佛花供品,杯盆杵臼,凡祭神日用之物,堆积满道,各处皆然……买麻秸、栢枝、米面、菜蔬,果品、酒肉,鸡鱼,凡食用之物,置办一新,以预过年……”

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“宁国府除夕祭宗祠,荣国府元宵开夜宴”中写道,“临年已近,黑山村乌庄头来了,他送上来的禀贴和帐目中,就有大鹿三十只,獐子五十只,狍子三十只,野猪二十个,野羊二十个,青羊二十个,鲟鲤鱼二百个,野鸡野猫各二百对,熊掌二十对,鹿筋二十斤,海参五十斤,鹿舌五十条,孝敬哥儿玩意儿:活鹿两对,白兔四对,黑兔四对……”

这么多山珍野味,平常人家恐怕是买不起。但是不管家里富裕还是贫穷,都要在过年这几天吃点好的,弄点新的,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,“辞旧迎新”所代表的含义,那是相当重要的。

小年是为大年做准备的,主题是祭灶神、大扫除、买年货。每个朝代的灶神口味不同,羊肉、鱼肉、猪肉、酒糟、麦芽糖、豆子、糕点都曾被灶神享受过。祭灶神是男人的活儿,大扫除是女人主管的事儿。《红楼梦》里,就是王夫人和王熙凤率领仆人们进行年前大扫除。古代没有84消毒液,杀菌消毒全靠盐。尤其是宗祠,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大扫除之后,就是女人们最嗨皮的活动——买买买,年货市场简直比双十一还火爆!衣服、头花、春联、桃符、门神、年画、年酒、彩绸、糖果、炭火盆、扫帚、日历……只要跟过年沾边儿的全热销,假如古代有快递小哥儿,估计也得集体累到虚脱。

### 乾隆爷的年货街

民间年货办得这么热火,就连乾隆爷也忍不住想来凑凑热闹,但他又不能真的出去赶集,怎么办呢?于是,手下管事的就把集市搬到圆明园,让乾隆爷也过过赶集的瘾。清代姚元之的《竹叶亭杂记》中,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清宫的年货大街。

《竹叶亭杂记》细述了当时店铺情况,有古玩店、估衣铺、茶坊、饭馆等,一切宫外日常生活应用之物,应有尽有。其中记述道:“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,每岁赐诸臣观剧于此。高庙时,每新岁园中设有买卖街,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,一切动用诸物悉备,外间所有者无不有之,虽至携小筐卖瓜子者亦备焉。”

依上述内容看来,有些可能根本没有铺面,只是沿街设摊或在街上流动叫卖,甚至提篮卖瓜子的小贩都有,可谓五花八门,热闹喧腾,看样子跟今天的商业中心也是不相上下。在这里,太监充任店员,各种货物由崇文门监督在外城各店肆中采办进来,造册记价,卖出去的货物,照值还价给原店主;未卖掉的存货,则物归原主。春节开园,皇帝下谕,准满汉各大臣进园游戏。这里的购物者多为皇亲国戚,买卖街中人来人往,生意热闹,有时甚至竞相抢购。

这集市虽说设在宫内给皇帝玩玩,但也是基本照搬民间大街上的场景,因此也可从其中窥见当时办年货有多热闹。

对于豪门大户或者皇宫来说,年货除了买,基本上都是进贡。而且皇宫或有钱人家要买的年货,肯定都要专门产出某物的地方来进贡或采办,像布匹、干散杂货,节庆专用品有时还会通过水陆驿道运到皇宫。

除了吃食,古人的“年货购物车”里还有什么?

“民以食为天”,但除了必不可少的吃食,古人必加购物车的都有啥物件呢?

其实,古人过年,远比现在的我们注重仪式感。古人崇拜天地,过年要买笔墨纸砚写春联、买炉香跪拜各路神仙、灶王爷、财神爷。古时的奸商也真够狠的,每到年末,纸张炉香贵得格外厉害。有的人成了炉香二道贩子,俨然现代版“黄牛”,只不过他们卖的是炉香,不是火车票。

过新年穿新衣,年货中自然少不了布料针线,手艺好的人家买来布料自己裁剪,大多则是交给裁缝定制过年“时装”,达官显贵则买来绫罗绸缎,找最好的裁缝上门缝制,披金戴银不算什么,过年正是“炫富”的好机会,身上链子、玉件一大堆,走路叮当乱响。有钱人过年要不弄件“一走三响”的衣服,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关于新年穿衣,明代民间有个潜在的讲究,就是过新年一定要换衣,即使你换的衣服不如身上的质量好,但因为是新做的,也能“新冲旧”。

所谓“玩”一般指给小孩子玩的玩具。鞭炮、毽子、风筝、泥人是小孩子喜欢的东西,当然,比小孩子还会玩的是一些八旗子弟,平时他们提笼架鸟,在大街上溜达闲逛,到了新年手中的玩物自然得升级换代。有的旗人从山海关外买来梅花鹿,叫“花梅一点通”,有的弄条蛇盘在树上,叫“小龙扶摇升”。

古时日子虽然略显清苦,可年味远比现在生活富足的我们浓烈多了。

(下转 A 11 版)



“布老虎”也是年货必备 新华社图